

那一声锣鼓的敲响

夜晚

□高明昌

对于浦东锣鼓书能成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一直作着深长的探寻。

锣鼓书起源于汉末晋初，盛于中原的河南，据传与许逊有关。

许逊何许人也？他是晋代治水名家和著名的道教师。五岁入学读书，十岁知经书大意，精通经、史、天文、地理和阴阳五行学说，喜好道家修炼之术。26岁时踏访名山圣地，选定今日南昌西山下的桐园作为隐居修道之地。

修炼之人，不求闻达，他也成为道教“净明宗孝”派的创始人。后来宋代封他为神功妙济真君。他以孝、悌、忠、信教化乡里，深得乡人尊敬。曾经两次被乡人推举孝廉，都坚持不受。晋武帝太康元年，终因“朝廷屡加礼命，难以推辞”，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令。在任10年，居官清正，注重教化，使旌阳人民得以休养生息，生产得到较快发展。有一年瘟疫流行，许逊用秘方救治除病，求医者日以千计。邻县人民仰慕他的德政，纷纷迁入旌阳，以致人口大增。当许逊挂冠东归时。旌阳人民为他立祠塑像，不少人跋涉千里，在许逊的宅居旁定居，改姓为许。

许逊回归故里后，看到南昌一带久受洪水之患，便为民治水。为根绝水患，他踏遍南昌、鄱阳、都昌、武宁、奉新、长沙等地，为人民免遭洪水浩劫而奔波操劳，其为人处事广为传颂。

民间有传说，许逊活到136岁时，在西山得道，“举家四十余口，拔宅飞升”，连家禽、家兽都带去了。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典故，也涉及于此。他逝世之日也被定为升仙日。

据民间相传，许逊学仙得道后，曾以一锣一鼓沿乡踏村说唱民间故事，劝善教化，受到民间说唱艺人的推崇，便被尊奉为锣鼓书的祖师了。每逢农历八月初一他的升天日，中原大地的陕西，总是锣鼓敲响，纪念这位祖师。

中原的锣鼓，为何能在浦东敲响？与那曲琵琶的悠扬一样，浦东许多的历史文化元素，与南宋迁都江南有关。

南宋迁都江南后，中原望族和文人便避兵乱于浦江之东。尤其是中原人瞿榆维在嘉定年间担任了下沙盐场盐监后，许多避难于此的中原人便在浦东以晒盐为业。

文化有时是一种习惯，习惯成为习俗便生成了文化。中原的锣鼓便在浦东

敲响了。

当时的浦东，是中原人的天下。我作着种种的假设，或是在那时，中原人怀念着故土的习俗，便敲响了锣鼓。渐渐地,便在浦东生根发芽了。

锣鼓书的雏形为“太卜”又称“太保”。太保书专门说唱民间故事、神话传奇，其形成地点就在浦东的下沙，有“太保窝”之称。在当时，太保有阴阳之分，到了清代，阳太保艺人从阴太保中分离了出来，走向茶馆书场专门说书。清代嘉庆及光绪年间，《松江庆府志》及《南汇县志》均有“太保”的文字记载。

清嘉庆年间的代表人物是浦东南汇人顾秀春，在他的带教下广传浦东大地，他的第三代传人又传到浦西及浙江省的平湖、嘉兴等地。于是艺术上出现了“东乡、西乡、金平”三支流派。传艺方式、口授心传。当时锣鼓书称为“唱说因果”，用锣钹书鼓、钹子演唱，因此出现了“太保书”、“钹子书”、“敲单片”等名称。

1949年以后，仅有少数沪书艺人兼唱太保书。1957年，上海市文化局挖掘民间曲艺，艺人胡善言创作了现代中篇节目《打盐局》，南汇县文化馆又推陈出新，编演了第一部以“锣鼓书”为曲种名的现代短篇节目《芦花荡里稻谷香》。从此，太保书改名为锣鼓书，以新面目渐渐复苏于业余曲艺舞台。1996年，浦东南汇被文化部命名为"民间艺术之乡"，2004年，锣鼓书又被列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。2006年5月20日，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少年时代，我常能在浦东南汇的村野，听到锣鼓的敲响。我的文友也经常写锣鼓书，将乡村习俗，时代变迁，好人好事通过锣鼓书这一独特的形式，传播在浦东的旷野。

只是，这一源于农村的曲艺样式，现在在农村是听不到了，离我们也渐行渐远了，千年神鼓，她所留下的遗韵成为了遗产。走向都市化的浦东，似乎在慢慢遗忘来自于农村的草根艺术。

据说,现在的新场古镇,有锣鼓书的传承,真想听听那一声锣鼓的敲响。在锣鼓声里,和浦东的历史,作一次深情的对话。

□陈连官

我非常怀念当年的夜晚。

暮光四合以后,我们就闭门吃饭了,吃饭总是简单的,总是很神速的,我们全家三口两口就结束了夜饭。要洗碗了,母亲开了一扇客堂的门,去井边打水了。不太明亮的灯光里,有一束跨过门口,照亮了场地,也照到了场地上癞蛤蟆的身上。癞蛤蟆抬眼面对客堂,眼睛望着我们,两腮一张一翕,却没有半点的声响。它们端坐在地上,享受着这片刻的光亮后,马上又要身裹夜晚的浓黑了。

浓黑的夜晚很宁静，宁静又在浓黑的夜里生出许多的优美。

我看着十五瓦的灯泡，这灯泡的光亮非常微弱,没有一根光线是射出的,确实照不亮家里的角角落落，但我们面前的一切都很清楚,因为有电灯,因为有眼睛。

母亲在洗碗，温煦的光亮照不到灶头边上的母亲。母亲对于碗的熟悉,远远超过了对灯光的熟悉。母亲可以在如漆的夜里,在黑暗里洗碗,能够使碗如新般干净。这好像是母亲的手艺，其实是因为母亲心里是亮堂。母亲

说:洗碗与吃饭一样,手晓得的。

父亲在八仙桌边上的长凳上坐着，屁股垫着绳索，他是在搓稻柴绳。绳有几十米长了,淡淡的灯光下,父亲连添稻柴都可以不看手的。我想把灯移过去一点给点亮光,父亲笑笑,说不用。为什么?父亲说:这手是知道的、有数的。

手知道的,手有数的。我当时不懂,现在懂了,现在稻柴绳不搓了,可这话记到现在。

睡觉前,我们和父亲要去屋后小解的,跨出门,父亲伸出大手,拉住我的手,我跟在父亲的身后,一步也不分离。我是熟悉路的,用不着父亲的搀扶,父亲可不管,我的小手紧紧地裹在他的大手中,动弹不得。回来跨入大门一步后,这手就放了,不迟不早。

三个妹妹都去睡觉了，夜晚的灯光一起灭了,屋里、外面一样黑,黑得浓郁,黑得干净,一点杂音都没有。这时候,屋外是冷的,屋里是暖的,家里布满温馨,此时,我却担心起场地上那些癞蛤蟆了。

夜晚,它们或许是不冷的。

五月的江南田野

□王海

1、
小草长成了的青青绿绿
在南风中自由自在的摇摆
天天固定在一个位置
望着日月星辰和行云、飞鸟的走向
有一个疼
牛羊的啃吃、人们的刈割
不但能忍耐
而且在期盼中会完全的接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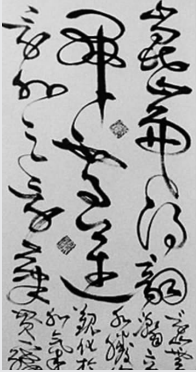
2、
燕子已耐不住攀高着的热气
看着屋檐下的泥巢
孩子的双翅都有扑扑欲飞的探试
于是,没有选择风和日丽
说走就走
携幼带老的飞翔在闷热的天空
向北再次迁徙
迁徙,一路的风风雨雨
催生了呢呢喃喃

昆仑得韵开雪莲

文/姚云菲
图/景在平

从一座雪山
到一朵雪莲，
雪山皑皑，
雪莲盈盈。
距离是一身的疲惫，
相逢是一眼的凉冰。
含苞未开时，
它在一本佛经中静静养心，
昆仑得韵时，
它在六字真言中默默开放。
用一朵雪莲定三生之约，

用一滴眼泪温暖诸佛，
用一世苦寒换芳华刹那，
用一念花开果证菩提。
只见
三千大千世界
在目光的交汇处
碎为微尘，
是谁把红色的印章
嵌入昆仑山的胸口，
雪莲般层层绽放，
把微尘度尽……



单色釉上反射的光芒

□林岩

红如秋枫、蓝如深海、黑如墨玉、白如祥云……那是一只只刚出窑的单色釉瓷器作品，其釉均匀自然,其色绚丽夺目,每一件作品都犹如自然浑成，又体现着瓷器创作者的艺术情怀。

那天,趟过江南古镇朱家角的石板街，走上拥有数百年历史的“放生桥”，笔者拐进了桥堍边的“上海申窑”展览馆。一批刚出窑的颜色釉瓷器作品就此映入眼帘。

单色釉素雅淡净，是公认的陶瓷制品中的“大家闺秀”。如今,申窑烧出的单色釉瓷器,有青釉、红釉、黄釉、黑釉、绿釉、蓝釉和白釉等,胎体优雅、流畅,釉色纯正、明快。

看着这些申窑的单色釉瓷器作品，笔者感觉她们犹如分列于两侧的穿着素淡，然而又美艳亮眼的年轻女子。恰此时，申窑展示馆落地木格子窗户外一阵清风拂涌而来，五月的清风夹带着花草的香气,沁人心脾。放眼朝窗外望去,漕港河水波潋滟。阳光下的水面还映着明清建筑的倒影，船只驶过，那屋影便在水波上颤动。“上海申窑”展示馆里还有一个小天井,里面翠竹摇曳,相伴一块湖石,分明是一幅墨竹图。壁上来楚生的书法、谢之光的中国画,连同瓷上书家们的唐诗宋词、樱木台面的圆桌上几杯热气飘袅的香茗

……这样的景致,令人赏心悦目。当然,这样的景致,令我觉得那批刚出窑的颜色釉瓷器简直就是一位美艳的古代仕女了。

亮眼的现代女子也好，美艳的古代仕女也罢,这些“美女”的“缔造者”，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、上海申窑董事长罗敬频先生告诉笔者，瓷器的美恰恰也有一种阴柔之美、贤淑之美，当与巉岩巨石的阳刚和粗犷形成对比。这美也是脆弱的、易碎的，唯其脆弱、易碎,因而让人更觉珍贵、珍惜。总之，罗敬频在谈论申窑出品的颜色釉瓷器时，他用的是一种珍惜、怜爱的口气,其情状恰似一位情感丰富、风流倜傥的文人在谈论一位“清华其外淡泊其中”的美丽女子。其时,他坐在申窑展示馆底楼的清代长靠椅上,背靠着菱形格子的窗扇,窗扇的边缘,摇曳着石榴树的部分枝叶，那是从石驳岸的石缝里顽强生长出来的几株石榴树，据说已经生存了上百年。

实际上，罗敬频就是一位始终衬着江南景致的文化人，只要想到罗敬频，总有烟迷的柳丛等

江南景致衬着这位从水乡青浦走出的男子。是的,罗敬频虽然性格粗犷为人豪爽,似有“北相”,其实始终是“南人”,内心也是江南的,他的内心是潮湿的，是“莺飞草长”的,朋友有困难,他在伸手相助的同时,还愿意陪伴着朋友,作长时间的倾谈,以纾朋友郁结,这就很南方了。——有一位海派文艺评论家在写一篇有关申窑的文章时取题为《颜色釉中的南方语系》,据评论家说,申窑的瓷器始终在温婉地述说，这没有声响的述说,实际是最打动人心的,恰似一位貌似朗月却又满目哀婉神色的女子看着你。

是的，笔者也认为申窑是颜色釉瓷器似乎始终在对你絮絮而言。你只要在她面前一站,就听到她的絮语了。她那无声的述说,听懂的人其实一点也不感到玄乎，就像一位懂画的人，看到玉版宣上的国画“四君子”在说话:梅,剪雪裁冰,说的是“傲骨嶙嶙”;兰,空谷幽香，说的是“孤芳自赏”;竹，筛风弄月，说的是“潇洒一生”;菊,凌霜自得,说的是“不趋炎热”。“梅兰竹菊”的品格实际上

就是瓷器的品格，瓷的情怀实际上就是“梅兰竹菊”的情怀。

或许正因为有着“梅兰竹菊”一样清雅淡泊的品格,这几年,申窑颜色釉瓷器日益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青睐,申窑的影响力和艺术、收藏价值已然令人瞩目，但罗敬频心目中的申窑版图则更加宏伟广阔。据他介绍,位于嘉定江桥的申窑艺术中心今年9月即将动工，明年将扩展到28000平方米。“届时将有一座符合欧盟环保标准的都市柴窑，有专门供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室，让市民爱好者学习玩乐的陶瓷培训中心，培育未来艺术家的美术培训中心,还有4000平方米的陶瓷博物馆,以及带有公益性质的大型艺术展示中心。”在他的描述下,未来的申窑艺术中心集艺术展示、创作、烧制、培训、交流等于一体,打通各个环节，将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都市陶瓷产业中心。

确实，申窑董事长罗敬频是个敢想敢为的艺术的“追梦人”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依靠罗敬频的不懈努力和众多艺术家朋友的支持,申窑的知名度扶摇直上。2004

年,“申窑”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。申窑的瓷绘作品多次参加艺博会，很多作品被国内外艺术爱好者收藏，还连续多年被上海市政府选定为外事活动礼品。因罗敬频策划主办了面向青少年的中法两国陶瓷交流活动大获成功，为此法国政府授予罗敬频“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/中法文化交流年特别奖”,并邀请他赴法国举办申窑作品展。接着这股势头，罗敬频又适时在北京雍和宫西侧的一个四合院里建立“申窑北京”,将当代陶艺与传统的沉香、书画、竹雕及紫砂等组合呈现给中外文化人士与游客。

虽然申窑的名气越来越大,可罗敬频始终无意于让申窑笼罩上了浓浓的商业的烟火气息。不是的，申窑颜色釉的产量一直不高。比如,近年来,申窑一直在烧制“郎红葫芦瓶”,介绍说,“郎窑红”为清代督窑官郎廷极督烧而成，故以姓称,可烧制时,成功率却极低，故自古有“若要穷,烧郎红”之说。虽则如此，申窑还是坚持烧制这一品种，似乎也在坚守着一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恰恰在申窑瓷器的颜色釉上反射了出来，有悟性的人在反射出的光芒里看懂了这东西,那就是“傲、幽、坚、淡”,那似乎是梅兰竹菊的,可也是瓷的。